

中華文史論叢

JOURNA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2001年 第1輯

總第六十五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華文史論叢

2001年 第1輯

總第六十五輯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中華文史論叢. 第 65 輯 / 李國章, 趙昌平主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5

ISBN 7-5325-2918-5

I. 中... II. ①李... ②趙... III. 文史 - 中國 - 叢刊 IV. K207-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01) 第 15104 號

中華文史論叢

2001 年第 1 輯

總第六十五輯

李國章 主編
趙昌平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經售處 上海發行所發行 上海市委黨校印刷廠印刷

2001 年 5 月第 1 版 200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5-2918-5

Z·383 定價: 15.00 元

2001. 9. 13

北京圖書大廈

No. 0029730

常務副主編 張曉敏
執行編輯 谷 玉
呂 健
助理編輯 秦志華
王 純

編輯部地址：上海瑞金二路 272 號
上海古籍出版社內

郵 編：200020

電 話：(021)64370011 轉

電子信箱：luncong@yahoo.com.cn

目 錄

唐長安黑人來源尋踪·····	葛承雍(1)
貞觀永徽之際的政局·····	韓 昇(28)
天寶河洛儒士群與復古之風·····	查屏球(64)
《異聞集》雜考·····	方詩銘 遺稿(87)
李清照事迹七題·····	王曾瑜(105)
胡文煥叢書考辨·····	王寶平(120)
異姓聯宗活動的根據、過程與類型 ·····	錢 杭(146)
從無用的“中學”到開放的“國學”：清季國粹 學派關於學術與國家關係的思考·····	羅志田(173)
論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的方向性轉折(續)·····	王晴佳(242)
近年來摩尼教研究綜述·····	馬小鶴(284)

唐長安黑人來源尋踪

葛承雍

唐長安的黑人來源問題，一直是困擾海內外學者的難題。自從 20 世紀 40 年代西安地區出土了唐代黑人俑后，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50 年代以後又出土了多尊黑人俑，更使人們排比推測，尋踪覓源，已做了不少探索研究。^①但在歷史文獻缺乏詳細記載的情況下，儘管可以猜想演繹，却無法最終定論。特別是我認為唐代黑人俑被推斷來自古代非洲，還存在一些不盡合理之處，有待進一步發掘考證與深入研究。

一、昆侖與昆侖奴

我們所稱呼的唐代黑人，往往以膚色為判別標志，并不清楚黑種人的國別、種姓或民族。嚴格地說，唐代黑人俑絕大部分并不屬於人類學上的黑種人(Negro race)，其原因是由於地理的疏遠和語言的隔閡，唐人就無法細分清楚黑人的來源，只是籠統地稱為“昆侖”或“昆侖奴”。

中國古籍記載的“昆侖”錯綜複雜，莫衷一是，如《尚書·禹貢》謂昆侖為西戎一個國名，《尚書正義疏》引鄭玄注釋則認為昆侖乃一個山名，《爾雅》又說昆侖為一河水名，《山海經·海內西經》也說“海內昆侖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莊子·天地篇》和《穆天子傳》則都記有“昆侖之丘”，即為西部一座大山。此外，《逸周書》、《竹書紀年》、《呂氏春秋》等所記昆侖之名層出不窮，茲不贅引。秦漢以後襲用昆侖之名者更多，時而為山脉名，時而為海島名，又為地名，又為人名，真是變幻莫測，使後人茫然難以辨明。

唐代各類史書和筆記小說中，大量提及昆侖之名，或用昆侖二字作地名，或用昆侖二字作名詞專指黑人，甚至以昆侖二字作形容詞來描述臉面烏黑者。可謂形形色色，難辨難明。但從唐宋史書上考察，“昆侖”有幾種表述：

第一，古地區名。唐書中泛稱今中印半島南部及南洋諸島為昆侖。義淨《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一記載南海諸洲有十餘國，“從西數之，有婆魯師洲；末羅游洲，即今尸利佛逝國是；莫訶信洲；訶陵洲；坦坦洲；盆盆洲；婆利洲；掘倫洲；佛逝補羅洲；阿善洲；末迦漫洲；又有小洲，不能具錄也。斯乃咸尊佛法，多是小乘，唯末羅游小有大乘耳。諸國周圍，或可百里，或數百里，或可百驛。大海雖難計里，商舶慣者准知。良為掘倫初至交廣，遂使總喚昆侖國焉。唯此昆侖，頭卷體黑，自餘諸國，與神州不殊。赤脚敢曼，總是其式，廣如《南海錄》中具述”。^②據考證，這些南海諸洲國家故地在今印度尼西亞蘇門答臘島、爪哇島、馬來西亞、新加坡以及越南南端的昆侖島等。^③

第二，古王號及官名。唐代印度支那半島南部的古代國家

有以昆侖爲王號者，《太平御覽》卷七八八引竺芝《扶南記》曰：“頓遜國屬扶南國，主名昆侖。”也有以昆侖爲大臣稱號者，《太平御覽》卷七八六引三國時吳人萬震《南州異物志》：“扶南國在林邑西三千餘里，自立爲王。諸屬皆有官長，及王之左右大臣皆號爲昆侖。”扶南領土包括今柬埔寨、越南南部、泰國東南部以及馬來半島南端一帶，曾領屬過多個小國。

第三，古國名。唐宋專以昆侖爲名的國家，比較著名的有《南海寄歸內法傳》卷一的“掘倫”（即昆侖），日本學者高楠順次郎認爲是越南南部昆侖島（Pulo Condore）。④《宋史》卷四八九《外國列傳·閩婆國傳》載“其國東至海一月，泛海半月至昆侖國”。其地在今印度尼西亞馬魯古群島。《宋高僧傳》卷廿九《慧日傳》所記的昆侖國，推測爲唐代訶陵國的異譯，位於今印尼爪哇島。樊綽《蠻書》卷十載：“昆侖國正北去蠻界西洱河八十一日程，出象及青木香、旃檀香、紫檀香、檳榔、琉璃、水精、蠶杯等諸香藥、珍寶、犀牛等。蠻賊曾將軍馬攻之，被昆侖國開路放進軍後，鑿其路通江，決水淹浸。進退無計，餓死者萬餘，不死者，昆侖去其右腕放回。”《新唐書·南蠻列傳》驃國條所載的大昆侖和小昆侖，故地當在今緬甸南部薩爾溫江口附近。慧超《往五天竺國傳》建駄羅國條：“乃至五天昆侖等國。”又波斯國條：“常於西海泛舶入南海，向獅子國取諸寶物，所以彼國云出寶物。亦向昆侖國取金，亦泛泊漠地直至廣州，取綾絹絲綿之類。”⑤

此外，昆侖還用作海洋名，如周達觀《真臘風土記》：“又自占城順風可半月到真浦乃其境也。又自真浦行坤申針，過昆侖洋入港。”

由唐宋史書的記載可知，“昆侖”一詞在唐代被廣泛地用於

地名、國名、官名、種族名等，已脫離了古書中“昆侖”山名的含義，常常泛指東南亞各國，與西北地域的昆侖山名是大相徑庭、相差甚遠了。這種詞義所指的變化，為我們理解唐代黑人“昆侖”的來源奠定了地域方向，即昆侖是泛指印支半島及馬來半島以南的南海諸地，與西部的昆侖山沒有關係了。

張星烺先生曾認為：“就唐宋各書所記，昆侖國當即暹羅國也。唯各書皆僅言其人卷髮黑身，無有言其人貌之醜陋者，亦無一書稱其人為即昆侖奴者。”^⑥暹羅是泰國的古國名，但昆侖國就是暹羅國的結論，還不能令人信服。岑仲勉先生憑對音認為，昆侖即金鄰。^⑦巴人(王任叔)認為，昆侖一詞為國王或大臣的稱號，應與扶南有關。^⑧還有人認為，昆侖為西域喀喇轉音，義原訓黑，但西域昆侖與南海昆侖不一定有詞源上的聯繫。據劉義棠先生考證，“昆侖”一詞，來自突厥語 Qurum 的音譯，Qurum 或 kurum 義為“黑烟灰”，用於人則形容其黑，故“昆侖奴”即“黑奴”。^⑨需要注意的是，昆侖國的說法雖常見於唐宋史書記載，如天寶十二載鑒真和尚東渡日本的相隨弟子就有“昆侖國人軍法力”，^⑩但新、舊《唐書》以及《宋史》中都沒有為昆侖國立傳，可見所謂的“昆侖國”只是一種俗稱，並非正式的國號。昆侖作為南海諸國的泛稱，大抵相類於明清時代中國人把西方歐洲人統稱為泰西人或洋人一樣，沒有明確專指哪一國一族。

至於“昆侖奴”，更是中外學者長期討論的一個熱點問題。我認為，昆侖奴與昆侖一樣，是唐宋時代黑色皮膚人種的通稱，當時對凡是經販賣或進貢到中國來的黑色人種，只要從事奴僕、馬伕、水手、藝人諸類低賤工作，都可稱為“昆侖奴”。自然，中國

人皮膚黝黑者也被稱為昆侖，如《晉書》卷三二《后妃傳下》記載孝武文李太后說：“時為宮人，在織坊中，長形而黑，宮人皆謂之昆侖。”可知昆侖的俗稱由來已久。

《舊唐書》卷一九七《林邑國傳》說：“自林邑以南，皆卷髮黑身，通號為昆侖。”同卷《真臘國傳》云：“真臘在林邑西北，本扶南之屬國，昆侖之類。”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八一考述：“昆侖語，上音昆，下音論，時俗語便亦作骨論，南海洲島中夷人也。甚黑，裸形，能馴伏猛獸犀象等。種種數般，即有僧祇、突彌、骨堂、閭蔑等，皆鄙賤人也。國無禮義，抄劫為活，愛啖食人，如羅刹惡鬼之類也。言語不正，異於諸蕃，善入水，竟日不死。”這裏所說的幾種昆侖人，“僧祇”在今馬來西亞馬來亞吉打附近，據《隋書·南蠻列傳》所記，其地是赤土國的都城。^⑪“骨堂”似為古竺，Kauthara 的對音，為今越南芽莊的梵名古稱。“閭蔑”即吉蔑，為 Khmer 的對音，指柬埔寨高棉人。除突彌不詳外，其餘均為東南亞地區棕黑色民族。張星烺也承認“昆侖國或與交趾，或與交、愛諸州并列，或與大秦并列，究為馬來半島抑非洲，不敢臆斷，姑置之於此”。^⑫其實，昆侖及昆侖奴按照唐宋人的地理知識，都很清楚是指南海諸國，或泛指恒河以東地域，只是張星烺先生力主唐代中國的昆侖奴是由大食人從非洲帶來的黑人，故顯得前後矛盾，不能自圓其說。

另一個重要的證據是，《晉書·扶南傳》記載南海扶南國人“皆醜黑，拳髮，裸身，跣行”。《梁書·扶南傳》也說“今其國人皆醜黑，拳髮”。《新唐書·扶南傳》載“其人黑身，卷髮，裸行”。中國與扶南國的交往從 3 世紀開始已經較多，伯希和考證扶南為今柬埔寨西境。^⑬《三國志·吳志》記孫吳時安南將軍、番禺侯呂

岱以及朱應、康泰等皆從事過對扶南諸國的宣化，扶南進獻過樂人和方物。初唐時扶南進獻過白頭人，盛唐以後，扶南被興起的真臘所吞併。而扶南王及左右大臣皆號為昆侖。這種扶南國的昆侖人曾多次入華，南朝宋武帝就“寵一昆侖奴，令以杖擊群臣，尚書令柳元景以下皆不能免”。^⑭需要注意的是，《梁書·諸夷傳》所載狼牙修國（今泰國南部）在天監年間遣使臣阿撒多“奉表”於梁朝，並為梁元帝畫《職貢圖》。^⑮圖中狼牙修使臣通身塗染黑色，頭髮卷曲，上身袒露，肩披橫幅，下着短褲，跣足而行，清晰地描繪了南海昆侖人形象。以此綫索追尋，南海昆侖人似乎包括了今東南亞諸國，他們與中國的交往是非常頻繁的，其傳播、影響的聯繫在史書中也是時斷時續地存在着。

二、非洲黑人與南海昆侖人

自從張星烺先生於 1929 年提出唐代黑人來源於非洲之後，^⑯史學界響應者甚多，並試圖找出新證據進行補充說明。張星烺的主要依據有以下幾條：

一是杜佑《通典·西戎傳》引用的杜環《經行記》。天寶十年（750）杜環在怛邏斯之戰中被俘至巴格達，他記述了東非摩鄰國“其人黑，其俗獷”的狀況。^⑰摩鄰即今摩洛哥。

二是《酉陽雜俎》卷四和《新唐書·西域傳》下記載的“撥拔力國”人“無衣服，唯腰下用羊皮掩之，其婦人潔白端正。國人自掠賣與外國商人，其價數倍。土地惟有象牙及阿末香。波斯商人欲入此國，團集數千人，賫綵布，沒老幼共刺血立誓，乃市其

物”。而撥拔力即今索馬里。

三是唐代史書中記載的孝億國爲埃及南部之古名，仍建國爲北非突尼斯海邊之古城，悉怛國爲蘇丹，怛干國爲撒哈拉沙漠中達開爾沙島，勿斯離國爲埃及，甘棠國必爲非洲東海岸之國。

四是1178年周去非著《嶺外代答》卷三說昆侖層期國“海島多野人，身如黑漆，拳髮，誘以食而擒之，動以千萬，賣爲蕃奴”。1225年趙汝适著《諸蕃志》卷上記昆侖層期國“多野人，身如黑漆，虬髮。誘以食而擒之，轉賣與大食國爲奴，獲價甚厚”。昆侖層期據推測即今桑給巴爾，1299年《馬可波羅游記》卷三說桑給巴爾島“其人全體皆黑，出則裸體，僅下身圍一小布，俾不失禮。頭髮黑如胡椒，卷縮異常，雖用水濕之，亦不能伸長。口大唇厚，鼻卷向天。眼大而充血，貌醜與鬼無異”。

所以，張星烺認爲昆侖國毫無疑義在非洲，昆侖奴也肯定是非洲黑人。唐代的昆侖奴即非洲黑奴皆由阿拉伯人輸入中國。^⑩張先生筆路藍縷，開啓學林，確實功不可沒，但他將昆侖一概視爲非洲，把昆侖奴全部視爲非洲黑奴，難免有牽強附會、張冠李戴之缺陷。我們無需用現代的學術眼光去批評張星烺先生70多年前的治學研究，否則有失厚道、膠柱鼓瑟，可是不加質疑、人云亦云，甚至繼續主觀臆測，我以爲也不是博學慎斷的嚴謹科學的研究學風。如有人斷言“索馬里在唐初已和中國正式建交”，^⑪恐有些離奇。還有人判定“昆侖奴當以從非洲販運來的黑人居多”，^⑫不知根據何在。1978年在海地召開的非洲奴隸貿易專家會議上，馬赫塔爾·姆博認爲有一條從東非海岸到中國的販奴路線，並說“確有證據表明7世紀時有人獻黑奴給中

國皇帝”。肯尼亞學者貝恩韋爾·奧戈特也認為非洲同中國的奴隸貿易似乎控制在印度尼西亞的中間人手裏。^②但我們均不知史料依據出自何處，疑團並沒有真正破解。

美國學者謝弗在他的名著《撒馬爾罕的金桃》中，反駁了張星烺提出的昆侖奴是由大食人從非洲帶來之黑人的觀點。^③謝弗指出：

張星烺的主要依據是那些用“黑”這個字眼來形容昆侖奴的漢文文獻。但在中世紀時，漢文文獻中的“黑”字可以用來形容任何一個膚色比漢人更黑的民族。例如林邑人就是如此。甚至連波斯人在當時也被用“黑”來形容。這就如同現在許多殖民地民族對於赤道地區的所有居民的稱呼一樣。張星烺的另一個根據是關於昆侖奴卷曲的或是波浪式的頭髮的記載，可是卷髮是印度、印度支那以及印度尼西亞各民族的共同特徵。正如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東印度群島諸民族與非洲黑人是具有明顯的區別的。

謝弗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僅以皮膚黝黑和頭髮卷曲很難別別非洲黑人與南海昆侖人的種族差別，並不容易說清理順。唐宋史書中稱黑人為烏鬼、鬼奴、烏蠻鬼，也稱昆侖或昆侖奴。如杜甫《戲作俳諧體遣悶》詩中“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有人考證是四川三峽地區宋代蓄養的漁民或奴僕，因臨江居住頓頓吃黃魚；^④有人則認為是昆侖奴，^⑤但烏鬼就是昆侖奴頗令人懷疑。如前所述，唐宋人對面黝體黑者常常用“昆侖”二字形容，甚至連動物也如此，俞樾《茶香室叢鈔》卷四：“後唐王花臺瓊有二貓，一白而口銜花朵，一烏而白尾，主呼為銜蟬奴、昆侖姐已。”就昆侖本意而言，應為純黑或混黑之義。

宋人朱彧《萍洲可談》卷二說：“廣州富人多畜鬼奴，絕有力，可負數百斤。言語嗜欲不通，性淳不逃徙，亦謂之野人，色黑如墨，唇紅齒白，髮卷而黃，有牝牡，生海外諸山中。……有一種近海野人，入水眼不眨，謂之昆侖奴。”這條 12 世紀初的文獻記載，被許多學者引申為“廣州也曾有過非洲黑奴”之說，但這些“色黑如墨”却又“髮卷而黃”的鬼奴，與“昆侖奴”有着很大的差別，謝弗曾認為“那些生性勇敢，擅長游泳的昆侖奴或許是來自巴布亞和美拉尼西亞的某些類似黑人的種族，比如現代生活在這一地區的那些長着波浪型頭髮的部落。可以相信，他們中也有一些非洲黑人”。^⑤

如果我們將《萍洲可談》和《廣東新語》聯繫起來考察，就可知道唐代富人所占有的昆侖奴並不是來自非洲，而是“近海”包括海南島在內的南海諸島。屈大均《廣東新語》卷七云：“一種能入水者，曰昆侖奴。記稱龍戶，在儋耳。其人目睛青碧，入水能伏一二日，即昆侖奴也。唐時貴家大族多畜之。”文中的“記”是指《林邑記》，儋耳即海南島。這些昆侖奴雖然也體黑卷髮，但頭髮略呈黃色，在外形上與尼格羅人種(Negroid)似有差異。唐宋史書中所記的東南亞和我國近海的昆侖人，恐怕是尼格里托人(Negrito)，又譯矮黑人，散居在馬來半島北部山區和沿海島嶼，以及菲律賓、印度尼西亞等地。因此，早在 1911 年就有人認為，“昆侖奴”多半是馬來人或者馬來半島以及南海諸島中的黑人。^⑥我認為這種看法可能是正確的。

唐代昆侖奴來源於南海諸群島，一種是作為年貢送往京城長安，一種是作為土著“蠻鬼”被掠賣沿海或內地，還有一種是隨使節入華被遺留者。例如“殊奈(國)，昆侖人也。在林邑南，去

交趾海行三月餘日，習俗、文字與婆羅門同。絕遠，未嘗朝中國。貞觀二年十月，使至朝貢”。^{②⑦}“甘棠在大海之南，昆侖人也。貞觀十年，與朱俱波國朝貢同日至”。^{②⑧}《冊府元龜》卷九七也記載：“景龍三年三月，昆侖國遣使貢方物。”當時唐人雖不能判明南海諸國的具體差別，但卻不會完全指錯“昆侖人”的居住方向。如高宗顯慶元年，那提三藏“敕往昆侖諸國，採取異藥。既至南海，諸王歸敬為別立寺，度人授法”。^{②⑨}龍朔三年返還長安，他不會將昆侖諸國方位搞錯。至於南海諸國之間從事海上貿易的昆侖語、昆侖書、昆侖舶等，一度成為海外商業活動的流行風，特別是室利佛逝國、訶陵國等非常著名。例如“則天臨朝，(王方慶)拜廣州都督。廣州地際南海，每歲有昆侖乘舶，以珍物與中國交市。舊都督路元觀冒求其貨，昆侖懷刃殺之。方慶在任數載，秋毫不犯”。^{③①}每年都有大批的昆侖舶到廣州販賣貨物，只能是南海昆侖而不會是非洲黑人。

前面我曾提到“僧祇”是今馬來西亞吉打附近的古地名，“僧祇”也譯作僧耆、層期等。《新唐書·南蠻傳》記載咸亨至開元年間，室利佛逝國(今印尼蘇門答臘島)向唐朝“獻侏儒、僧祇女各二”。《冊府元龜》卷九七一《外臣部·朝貢》條記載開元十二年七月“戶利佛誓國王遣使俱摩羅，獻侏儒二人，價(僧)耆女一人”。《新唐書》卷二二下訶陵國(今爪哇)條云：“元和八年獻僧祇奴四。”《舊唐書》卷一九七也記元和十年“遣使獻僧祇僮五人”。十三年又“遣使進僧祇女二人”。從進貢地來看，“僧祇”也應該是泛指南海諸國的種族。但一些人認為僧祇與僧耆均為Zinj的譯音，是古代阿拉伯人對東非黑人的稱呼，他們居住的東非沿海地區稱Zinjibar。還有人認為僧祇是波斯文Zangi的音

譯，專指非洲東海岸的黑種人，或指埃塞俄比亞(Ethiopia)，後來又轉指阿拉伯人在東非沿岸建立的桑給巴爾(Zanzibar, bar是海岸之意)殖民國家。因此，中國古文獻裏的僧祇就是非洲黑人的代稱，^①並由此推測東南亞的馬來人駕舟到達東非沿海，帶回非洲黑人進獻於唐朝。我認為關於唐宋史書中的“僧祇”名稱還需進一步探討，唐人義淨所著《南海寄歸內法傳》中說：“然東夏大綱，多行法護。關中諸處，僧祇舊兼。江南嶺表，有部先盛。”其中“僧祇”是梵文 Mahāsāṃghika 的省略譯法，即流行大眾部律，漢譯稱《摩訶僧祇律》。《續高僧傳》卷二十一《洪遵傳》和卷二十二《智首傳》也都講“關中專尚，素奉僧祇”。可資對比的是，南海諸國十餘國在唐代也流行過佛教，大致在今印尼西亞一帶，8世紀中葉以前爪哇、蘇門答臘等地一直使用梵語，文字為鉢羅婆字母，爪哇發現的那加字母刻石《卡拉珊碑文》和《克盧拉克碑文》，前者刻於778年，內容是對佛教度母(又譯多羅)神的贊頌，以及修建一座度母神寺和一座接納托鉢僧禪房的事。後者為782年所刻，記述佛學大師鳩摩羅哥沙從孟加拉來到中爪哇，宣講經義和奉獻文殊師利佛像。所以完全有可能用佛教梵文稱南海諸國為“僧祇”。孫機先生也認為：“僧祇”歸於廣義的昆侖所屬，但作為佛教用語的僧祇是梵文 Samghika 的對音，其意為“衆”，指僧尼大眾，與東非的 Zanj 無關。^②我們從這個角度來考慮唐宋時期“僧祇”與南海諸國的關係，也許才能比較地合乎歷史的實際。

總之，唐宋史料和唐代黑人服飾使我們只能得到一個印象：昆侖奴或昆侖的稱呼，都是指南海諸國與南亞分布的黑色或棕褐色人種，似乎與非洲人沒有多少聯繫。

三、長安黑人俑分析

目前考古發現最早的昆侖人形象大概是湖南博物館收藏的“人形銅吊燈”，^③銅人卷髮裸體，腰圍稍布，屬於3世紀時三國時代的作品。我所見到的最早昆侖人樣，是洛陽北魏常山王元邵墓中的兩件“昆侖俑”，一為站立垂手，旋髮卷鬚；另一為蹲坐掩面，上身赤裸。^④但隋唐時期洛陽黑人俑發現的似乎極少，最多的還是京城長安地區。

長安出土的黑人俑，頭型髮式、身材高低、服裝佩飾、面部表情、動作神志等均不相同，特別是“黑”的程度有所不同，這種膚色的個體差異，表明他們的種族、國別以及來源可能也不同。讓我們進行具體的分析：

其一，1948年長安縣嘉里村裴氏小娘子墓出土兩個黑人俑，現藏陝西歷史博物館。^⑤一個高15厘米，螺紋卷髮，黑臉直鼻，雙目白眼突出，雙唇厚大，上身裸露，下着短褲（圖1）。另一個高14.5厘米，也是螺旋曲髮，黑臉大眼，身穿長袍，袍襟打結於腰帶之下。這對黑人俑被文博界學者判斷為無可辯駁的非洲黑人形象，^⑥其依據一是非洲黑人特徵為眼大突出、鼻翼較寬、嘴唇較厚、細螺髮髻；二是唐代段成式《酉陽雜俎》載撥拔力國（巴巴拉音譯，為今索馬里一帶），“無衣服，唯腰用革皮掩之”。但南海諸國的馬來人種也有卷髮黑身、唇厚鼻寬，包括今印度洋一些島國上的人種也是如此特點，而且由於位處赤道，至今有些部落民族不穿衣服。在長安出土的一些“胡俑”，也是袒胸露肚，